

「真正的力量在於謙和」。然後，我——他底親才敢低聲地說一句：我並未虛度此生。」

語重心長，有什麼比麥帥這種崇高而慈祥的父愛更爲偉大呢？像麥帥這種理想中的兒子，絕非常人之所以能企望。我知道：人

我與大老馮

我在民國初年就讀天津南開時，就認識了馮兄建維，他那時肄業新學書院 T.A.C.C. 是一位足球猛將，踢中堅，後來「新學」的名中鋒李茂聰他去，馮兄即望前移了一步，改任中鋒，叱咤風雲，不可一世，他的通稱是「大老馮」，外號叫「猛張飛」，顧名思義，可以想見其風度，李茂聰是當時蜚聲華北的「球王」，綽號「小桃」，不但能踢善射，而且在剛勁之中有嫵媚之態，也是高欄名手，後來改名李公穎，在東京上野研究美術，徵得東瀛美女爲妻，回

生是俱有兩個部份的，一是「貢獻」，一是「犧牲」。可惜我是一個學識，健康，友誼，金錢都感貧乏的人，往者不可諫，來者猶可追！姑且撇下「貢獻」二字不談，我却要利用這顆不殘之心，耐下性來，等候着一個更有意義更有價值的「犧牲」。(四十二年除夕)

陳汝閔

國後以彈子 Billiard 聖手稱雄全滬，打垮了多少歐美日本及本國名將，這且不在話下，越說越遠，書歸正傳。他與出席遠東門守丁煦春，後衛袁慶祥，連同大老馮，號稱「新學」的四大金剛，當年在天津的南開與新學，亦猶之在上海的南洋和約翰，每年各種體育運動的決賽，大都由此兩校包辦，尤以足球籃球（當時北方無籃球之名）爲最熱烈，我那時是南開的籃球隊前鋒，物以類聚，所以對四大金剛都相當熟悉，對於大老馮的粗獷，豪邁，尤爲賞識，也就格外相得。我到交大，他也到了約

翰，可以說舊友重逢，也可以說冤家路窄，好在他仍舊踢足球，我還是打籃球，直接敵對的機會不多，不至於頭破血流，到我加入足球比賽充門守時，他已畢業，不然我一定要大吃苦頭。大約是一九一九年，我興之所至，在母校的田徑賽 Home Meet 裡參加了推鉛球一項，竟僥倖得了第二名，以此資格，又參加東方六大學運動會去推三下，我沒有想到大老馮也扮此角，大老馮也沒有想到我拿得起十二磅的鉛球，他似乎看我份量不够，見我出場就大叫「怎麼你也來啦」？比賽結果，母校杜榮棠奪標，我當然名落孫山，大老馮也推了三下完事，我們兩人雖然先後各離其校，但仍常在足球場邊碰頭，共同欣賞另一球王李惠堂的穿楊絕技，我來臺五年之後，忽然一天，大老馮出現於基隆港務局我辦公室門前，多年不見，承老友枉顧，真使我驚喜若狂，老友昔年因試撐竿跳高而受傷之尊腿，已愈百分之九十五，亦令人欣慰。馮兄之豪邁依然，而粗獷則一變而爲沉着，回首當年，不禁依依。